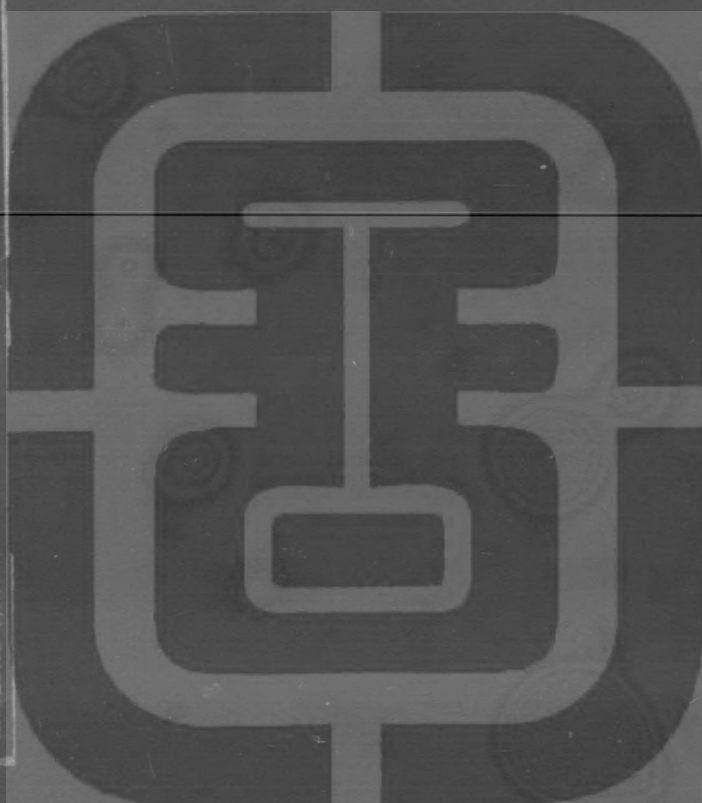


唐書



二王貞韓蘇薛柳馮蔣列傳第三十七

唐書一百三十一

宋

祁

奉

敕

撰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
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
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大宗
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慙以儒顯給事中許
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慙直出其上左
右爲慙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
欲妻以夫人之姪薛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

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
永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
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
夏溽霧蒸湧旣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
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
吹籥登降跪立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
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
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輜輳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旣
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
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

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
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
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諠汝能盡忠吾願之死
不怙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
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
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
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
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
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
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悞

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叅軍歲終不復調往客
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義方爲御史
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
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
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旣死門人負半千何彥先行喪時
松栢冢側三年乃去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
郎

負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
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負因自
姓負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爲從

父鞠愛羈州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
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
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安當之因改今名凡舉
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
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
九品無葭葦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
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
天下英才五千與樞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
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
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

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
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
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
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
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
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
則何以戰帝曰善旣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
求爲左衛冑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
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閣供奉
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勵石抱忠同爲弘文館直學

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累擢正諫大夫兼右
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
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
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
出豪蕪二州刺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
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
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
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
定居卒年九十四卽葬焉吏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名屬
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

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
二人坐綦連耀伏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
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
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
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劔南益州
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救厨宰飲以乳二人寤齧
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
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賑民然
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

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見數百暮出之如是者
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
盜後太白書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
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何事耶義府謝罪司
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
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
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
官闕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
問不見卿久今何官耶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
太屈復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

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
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
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
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
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
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令郗
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已爲文昌
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
中刺史行鄉飲饌之主人揚解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

賦請行無筭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
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
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
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貞觀末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
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
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
校不勵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柰
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求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
者退諧附者無黜刺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

唐書卷三十七
六
風俗淪替其故柰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未徼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收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奕者一碁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

婦天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負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槿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顛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負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賢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

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下別二縑人多徙亡塊曰御史乃上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允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

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

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

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

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

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

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閭又陛下

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

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

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

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

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聲故濟其心能進天下

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憑怒陰陽紛外陛下始雖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皆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蕃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弊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殘虛死無名况賊虜方疆賦歛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

唐列傳三十一
陞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
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
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
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疏奏易
之等大怒遣使刺客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
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
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卽將江都亂與州民
聞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
公祐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後

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所
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
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實年
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
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
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爲邊害登諫曰臣聞戎
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
之法也漢魏以來葦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
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
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

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改擅蜀
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
而狼子狐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
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
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
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
長積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擅美於章紱旣安所習是以
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
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
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絲麩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

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除監劉子玄
齊名調閭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
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
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
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
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
河羨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
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
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
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

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
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
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起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
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垂其本明詔方
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
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
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奔踈取附願陛下降明制
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也試劾官武閔守
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劔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
服蓋不取弓劔之用也漢武帝開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

合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碑

節然臣慮備豫不謹明立

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
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
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巖
勒守備閩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僧
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
以自安答曰憲府直在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爲主所
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
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
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杜人武定特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
明堂瑇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鸞金龍丹矚珠玉
乃商瓊臺百及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
來服牛乘馬今釐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契
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
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誑誤者數百族請誅之
求禮劾奏曰誑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固爲虜脅
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
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
大懼后盡赦其人嘗是時契丹陷幽州幽州屈竭左相

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
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旣奏求禮歷階
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
用乎姚壽曰秦漢皆有稅筭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
秦漢虛天下事邊柰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
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
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
月雷渠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旣賀者入求禮卽厲言今陽
氣債升而陰水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
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

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實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之數日不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鎧

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宗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

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卽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

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書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岡小萬邦惟慶惟不德岡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爲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

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
後之師也陛下敷求後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
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
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
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富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
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爲之
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
訓誥交脩不逮臣又聞馳騁略獵令人發狂令貴戚打球
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數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

敗則哀享福祿矣臣聞富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
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章庶人安樂公主
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侂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
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
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
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
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鑿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
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惟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

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啟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是懷天祿永終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噐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噐用浮巧爲珍玩以謫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爲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宜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

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奭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口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奭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奭通宮掖謀行鴆

唐書傳三十七
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眷以上親並
流嶺表與房隸桂州為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
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
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
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
宰相家並錄其後况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橐笈未還後
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忝護奭柩歸
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隸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
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討

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
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
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
為翟護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謚壯武元常舉明經及
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劔南道巡察使興利
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
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
識鑿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
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
偽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

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會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恕不錄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去惡人稱爲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

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
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
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
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
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子
流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
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
迴嘗委訊覆檢旬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群僚莫能望也乾
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
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沆賢令供億當有素食與

蔬飯足矣毋撓其法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
領渭橋運出納使二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沆以故一卽
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沆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
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沆奔
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沆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
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
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季賢之表爲判官與
澄同歿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副爲伊闕
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謚大和初其出吏部中王高

言之朝追謚曰志

列傳第三十七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宋祁奉敕撰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眾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

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臣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群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群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狼戾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

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

州李義府謫普州臨奏許禕爲江南

察使張倫劍南巡

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

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

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

衣冠○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

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

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

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

誅臨孫紹

嘉靖戊午年

唐制傳三十八

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負外郎常兼
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言鼓
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變吼鷓鴣爭
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
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並闔門或在令五
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
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
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
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
爲非禮引正諫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

紹謂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
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
追贈不可踰真王褒德衛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
又言比羣臣務厚葬以備人象驂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
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
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損貲動萬計甚傷化紊
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卽位數言政損
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
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纛下左右猶冀少貸金
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

檟死千家

張文權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叅軍時李
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籥吾所不及勣入朝文權
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權文
權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允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
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
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
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
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

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
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疋帑廩虛文權諫曰王者
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
三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
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改黃
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
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
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
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

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二贈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洛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章溫誅涉爲亂兵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製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子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昧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攝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

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旣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帝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鈎逮掩擗護送楚掠凝慘又汗引天下豪

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更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前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琊王沖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沖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求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求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語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

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救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旣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巍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省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

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群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

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
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
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
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
以法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
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真有定比選者日
多選曹諉囑公行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
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
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闐弗聽叩鼓弗聞
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

舞法深詆三司理甌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
劾發奪祿貶分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謹妻
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
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
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
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
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
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
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
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

唐傳三十八
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
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
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
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
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弟
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
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
謚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
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
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

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
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
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
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
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
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漢于張渠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
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使使
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蛾山以千帳度河自

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鑿紙爲
鎧勁矢不能洞徒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票賊商取材
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爲精兵
江西都將反常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
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刑
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山爲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
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
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
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
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
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
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
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唐書一百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與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褐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耶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請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必為亂天下之

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日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澗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僥略邀巧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脩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融為文華殿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譔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謚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勳所獎引為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趙西

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真翹禮部尚書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義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藝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臯引為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臯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寡其妻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賂從一限

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屬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絳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僇費爲功至不治道輜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選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騎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効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節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

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從不肯谷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羗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皆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筭又賀麴

年其羸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
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判
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
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
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朱玘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
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為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
貶從為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
秉節居鎮世傳為祭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從子慎由
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歷
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為右拾遺進翰林
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
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為治刮適愈而召俄
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
劉瑑而出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
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
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
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
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謚曰

真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此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

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倚駢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劔南召為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為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謚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會咸通初繇太僕卿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平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會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

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之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遏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贖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謀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

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衆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隋彥曾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超墉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爲人一昔鼠齧皆斷省徐有子亭下渚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之鐫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望也爲吞筮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爲滎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

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審中節
貫神明請擢為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客
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為
以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
僚官焦璐温廷皓李柁崔蘊柳秦盧宗嗣韋廷範贈官有
差錄其子官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結廬太行
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
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暉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辭
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

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
遷宗正卿出為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后
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為衛州刺史政善狀壘書嘉勞移蒲
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綉擢脩文館學
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
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
晚為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與王公卿
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
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
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

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各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且閑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

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為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

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真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烝窺間王室戮忠戚缺與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畧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

坐事流振州縉紳為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為過卒贈貝州刺史

崔徐蘇豆唐列傳第三十九

唐書二百二十五

宋 祁 奉 敕 撰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闔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

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即將范懷義坐誤齊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

之仁傑曰朝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數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爲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如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

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畱夏禹吳太伯季
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
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
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
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
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
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
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
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
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

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柰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寃
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
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
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
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
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
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
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胷子數千凡幾
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

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
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後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
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
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
面德壽懼而謝守者變弛即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
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索視
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
后乃召見仁傑謂曰反何耶對曰不反反死笞掠矣示
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
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

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
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
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
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
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至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
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䟽勒四鎮
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
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
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已兼之詩人

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
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
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
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
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
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徃以邊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
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旣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
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
存饑蜀漢流亾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
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

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
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
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
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
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
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
平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
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
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
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
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
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
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
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
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
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
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

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
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徐彥
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
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
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
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
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
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
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

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媿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當

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舍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

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子光嗣景暉光嗣聖曆初為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為太府少卿固

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斬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

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怠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為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為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為傅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

顛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道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補調千牛備身自鄆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均常貫之李絳崔群蕭俛皆布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常公長慶初為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為戶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附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割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郟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秘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前

書丞郎繩刊是圖簡以善職終陳王傳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龍中屬羌叛旣禽捕有詔悉誅虛心唯論酋長死原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家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資入之官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南皮縣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入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蒔柳于廷及居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少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水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州不能誅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爲夏官侍郎議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崇爲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

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閑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卽死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

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

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門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

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
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
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劔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
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
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
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
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
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
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祕策今之芻狗

也願漢之失考時事之空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
令流曠蕩之澤去萑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
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
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
韋安石嘗閱其豪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
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
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歛繁重民多蕩折后數召入禁中訪
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
之無敢言者敎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

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
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
辭不與世絜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并祖雍
誣奏與王同跋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
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
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
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
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
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
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

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
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建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
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
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
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
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
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
祕書監謚曰元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

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為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衝怨仇齒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狄郝朱列傳第四十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唐書百二十六

宋 郝 奉 敕 撰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陽徙雍咸陽父弘直為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荆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他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敞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沓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

下詔賜瑞錦雜絲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
道大惣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
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
忌月時以爲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
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
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
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墜道曲狹
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爲罷行方
慶嘗以令替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

羣臣不遵用頽紊教誼不可長有詔中責內外畏之后嘗
就求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
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
浴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
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
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閱
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監
脩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
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
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

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是歲真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

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書皆異本方慶沒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孫備六世孫璵別傳璵曾孫搏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省州司士叅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為不誣矣

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叅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

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脇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爲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卽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爲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爲三鎮卽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資褊刻杖扑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羞忿禪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廁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書鄆亦搖乃拜弁開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州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爲戒云

博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

史久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搏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群宦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即劾誅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

結宋全忠薦已復輔政即誣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輒發暇卹身乎丈夫

當敢言地要湏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邪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
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
雖甚倦徒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候將
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
爲辯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
仁禕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
進御史大夫性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
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鷂豈衆禽之偶
柰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絕

詔給扶持侍轉以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
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刺固有差柰何尚
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
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幽
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
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
子監國太子始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
優鼓吹謹譁之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因是作威
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

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畱思雖大詔令未嘗著彙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鯨若亟毀而敗則是用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譏畀小人哉書聞不知未幾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又有善政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

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爲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以累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脩國史封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謚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憂世比晉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爲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

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卽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徼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人彌多公行私謁選補逾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赦王公以下子弟一人大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海內知嚮然後審昇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

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讎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訢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六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爲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

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三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繇相州刺史入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

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皂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貨易斷盜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寔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

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賊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

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帝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汎優備因封嗣立道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杯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書令帝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爲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

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

恒開元初為礪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為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為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為陳留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郵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眾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儼並貶為刺史

濟四遷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詠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奧夏令亦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為翰林學士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謚得罪憲宗意弘景擢助出為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俛輔政弘景議論

唐書列傳四十一
常佐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悼其嚴不敢
恩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
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
肅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
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
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
畱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
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伯
父柬之善書名家宮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

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
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
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
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
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
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
舉臣所知不暇問雙鸞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
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
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
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

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豪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嘗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

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充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群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于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

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柰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
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
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
史劔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常抱真諫曰公當峻朴罰
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
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
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
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
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
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

選事卧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
七十二贈尚書右丞相諡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
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
實有吏言狀曰某疆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
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陰補千
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
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
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唐文傳四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
愚表為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為右拾遺時檢腐秉權歲
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凋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
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
名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
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與疾被難卒
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元方從父餘慶

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
昔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
稱舉制策申料補蕭尉累遷陽城縣武后封嵩山以博學

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
慶招慰喻以息信蕃酋率眾內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
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
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
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為河南河北宣撫使薦
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蔣洌河南達奚珣後皆為知名
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謚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
子昂杜審言宋之間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
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
時酷吏用事宗朝幸臣貴主斜封大行啗利嗇禍之人

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子瑛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曠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推勸姦豪人不敢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瑛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况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瑛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納遺畛而保全之觀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擾劫衆而興但恣殘剽所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荅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蹕山嵐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歿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

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
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
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饑詔爲巡撫賑給
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
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
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卧治爲屏
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宐后悅曰禦寇末
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歿后欲
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汗戮善良天下疾
之不剗絕元惡且播亂胎禍憂未旣也后納之廬陵王之

還密贊其謀旣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
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
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宐侍
游燕但檢校閣中及善卽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
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
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
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
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歿少卿胡元
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

唐及傳四十一
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齋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它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卽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旣罷不

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摠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鬪。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翼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卽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僞莫辨。卽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旣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寔知名。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

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黎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艸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節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

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爲固欺左遷溱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爲脇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尚書坐漏省內語降司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栢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

唐書列傳四十一
九
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爲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
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
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致仕中宗還京
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
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
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
欽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謚曰成

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
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諛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獨爲

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貞諫官也景雲
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群臣普議
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
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疊生非彊幹弱枝經邦執物之
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錄
是停都督終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
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賊
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爲濟陰太守徙馮翊天子
幸蜀陷於賊脅以僞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
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肅玄貞爲侍中及
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
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
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
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
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
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
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
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

先世在亾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
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
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
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
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
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
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暉曰炎受顧託身
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
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鞠之鳳閣侍
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

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
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
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
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之贏初
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
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
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曰忠元範者申
州義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雋州炎從子佃先
佃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
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佃先對曰

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
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柰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
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
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
朝堂長流灤州歲餘逃歸爲吏蹟捕流北廷無復名檢專
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黃金駿馬牛羊
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
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
者劉劉無疆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畔
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

墨詔尉安流人實命殺之。由先前知以橐它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鬪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如請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由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由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逸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

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翼言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叅軍終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爲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雋州后

爲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陵不足校願哉威紆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與蓬在麻不扶而挺也后旣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劾於已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鞠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

爲表子號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者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按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母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

老敬皇帝未嘗南向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之
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辭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賊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馬父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舉詔賜時服勞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謚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

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叙平允官有勾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玄宗苦雨潦閱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

額外既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寔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之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舍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

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
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
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
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
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
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庹之器非所
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
委數人手乎又戶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
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
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

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
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
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
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
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
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
富者餘梁肉故當衰敝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
士則遴柬俊髦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
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
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

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遠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
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
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
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
不納進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
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
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
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
久留興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
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部

曰丈人盍上變翼名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
不能爲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
御史主簿開元中至潁王傅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郇令
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
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
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
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惡出爲邢魏二州
刺史乾祐雖彊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刺取朝廷

事迷一 六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名拜滄
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叅軍崔擢爲尚書
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
自贖詔免官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
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
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常機
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
涘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斲殺暴濟水
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

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
已王不宐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
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
慶之率佞命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
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
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
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
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
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
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

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
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
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
叅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
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
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
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
已自長壽以來朕怠細政擢委昭德秉總權綱而才小任
重負氣彊愎聾盲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
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阿諛救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

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
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輿駁異是陽露
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獻皆承風指
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
家治生有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况天下之重可輕
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
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汪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
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誠如所言昭德固
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
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旣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

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昧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盥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閔生平所牾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寃之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問

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奉御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諉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頊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頊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群臣道之頊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頊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

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貞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
皆為控鶴內供奉項又彊敏故后倚為腹心聖曆二年進
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
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項嚴語侵之無所
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衛之張易之兄
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
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効之非止保身且世世
不絕胙易之流涕詰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
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
陵以副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
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
子先帝顧託于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
冒偽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
所言然病棘請湏臾間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盍有爭乎
曰無曰以為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曰
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
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
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
柰何項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
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唐書列傳四十二
十一
賁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頊進不以道君子耻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禘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唐書一百一十八

宋 祁 奉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州刺史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克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

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
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
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
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
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未
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
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
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
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
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修

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
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
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
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
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
前詔掘壤伐木浸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爲
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飢詔求
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
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
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

介福而頊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
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
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和是皇天於陛下
睠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
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廩
場無蹴踔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悃獨
蠲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
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
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
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

清耳以聽刮目以視與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再遷黃門
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
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巡天
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
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
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
萬不可以行廢農廣饋饑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
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譬之石田克
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
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

使齋繒綿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宣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內語出爲沔州刺史頗徙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地雄輿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蚕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翼器人入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歿館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爲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嶺州后

爲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巨所以置
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
陵不足校願戢威紓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
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冀
逢在麻不扶而挺也后旣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
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
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
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
謂曰太后吉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
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

六

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慶此
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
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
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諡曰恭漢太子據諡曰戾
今太子乃諡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諡者質於御前使臣
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蒙冰釋
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爲辭宜
易諡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瞿然引內閣
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
請質行以諡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作

金仙等觀湊諫以爲方農月興功雖貨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蚊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今羲曰公敢是耶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况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爲減費萬計出爲陝汝岐二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圍陵不立碑又方旱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莫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

孝敬皇帝未嘗南向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抹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馬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脩舉詔賜時服虜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謚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權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

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叙
平允官有句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玄宗苦雨
潦闕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
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
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
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
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
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
白知禍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

十
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瘍莫敢往慶禮身
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
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
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營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穿植兵
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
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
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吏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
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
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栽三
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

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
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
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
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
彊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
功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
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
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
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

六

銓簿領煬散選部文符僞濫帝欲廣懷志至者一切補官
不加檢復見素奏宜明條綱以爲持久帝未及從旣還都
選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
爲僕射徙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
實封三百戶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寶應元
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謚忠貞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温以激其亂陰儲
蜀貴待天子之出則已與常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
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
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爲後帝所簿然猶完其

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也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小

巖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自鄴尉判入等授萬年尉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坦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爲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爲大理少卿案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旣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傳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叅軍八人爲中書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饑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母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鄆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祕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

書丞郎繩刊是圖簡以善職稱終王傳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撓景龍中屬羌叛旣禽拊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二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之官以盧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畱守累封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入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蒔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歛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以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叅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次賊州不能誅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爲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

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爲賈他鄙費省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捕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往常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即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即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

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
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
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
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
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聞故河南
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北
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爲繩
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
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
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子孟造

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
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
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爲狄
又道路嘖嘖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
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可深畏也况天象變見疫癘相仍
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
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
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
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

汲者死行人雖喝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亾
恙人更號韓公并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
召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
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爲
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爲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
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
崔宗之巖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飲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
府入爲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
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

才補職飲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員飲下教曰居
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
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使者請
飲飲許之旣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
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飲處以
儉約遂爲定制衆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
尉遷右衛騎曹叅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
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
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

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霑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

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僂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

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又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

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如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粵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叅軍事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素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

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鑄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歛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士弃故宅別築第侈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州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克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之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築以

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弃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仁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為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

塞路，不克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脩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為彫琢之費以調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其體。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

唐書列傳四十三
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
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
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
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
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
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
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
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
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
能養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

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
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
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
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濬吏
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
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
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
歸款享國乂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
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
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

萬曆十六年

唐書列傳四十三

七

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
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
賞賞皆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
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
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
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
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
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
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
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是古之何所活三邊何所濟

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
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
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
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
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貞觀有營寺觀加浮
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
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温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
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
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
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勸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

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督否按之岑義屢以爲請督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賴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捨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象譖其行因以自倣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

韋況交童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臆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

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患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切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

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海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互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略啓沃

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豈正六官
叙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後
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
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經稽
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
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渤雖處外
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
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郝士美喪在道上言
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閩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
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

均責木逃者若抵石於井非極泉不止誠繇聚斂之臣割
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
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弗不治驛馬多死憲
宗得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渤旣以峭直觸
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
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即位
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
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
德又不振袂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
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

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收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翬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宐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

渤舉舊事爲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宐在朝出爲虔州刺史渤奏遷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

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得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示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克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闕日天子

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關雉人鄆令崔發怒敕吏捕粹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雞竿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旣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幔城纂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宦人益橫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它日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

陛下方孝治宜少延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尉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為懷州長史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醜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裴潏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

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督出納曹進王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潏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官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潏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

福故上白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剋祲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未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誅權賄僞窮情得不耻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炭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藥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直僞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湊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食曹叅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湊議曰杖種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

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
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
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
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
士改刑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
復還舊官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敬湊以道自任悉心事上
疾黨附不爲權近所持嘗哀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
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
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湊知言穆宗雖誅泌而
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

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順養才以外物撓耳
日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
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
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
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
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
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
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
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敢之生非以
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

言詔訪臯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其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叛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

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寃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權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則天且兩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賴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素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且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陰其子中敏曰丙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

是復棄官去開成未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爲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閣劾奏注內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十別昧謝帝不省後寢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傅

李其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謹言將用之其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旣而麻出乃以趙儋爲鄜坊節度使其坐輕驛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其終于

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其方未顯以書薦於尸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疥衾衣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喧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剝胙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間脫之僞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

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
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
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印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
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
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
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
渤爭宴朝潞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
得不爾賢哉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

唐書百十九

宋 祁 奉 敕 撰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
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
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爲起居舍人而終制不見聽
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
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災惑入羽
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
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

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曩
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未淳之
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
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
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
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
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
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
親貴離闕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
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

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車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
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
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
中噤頤媪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
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
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
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
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
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

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邛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誦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襍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

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追復昭容謚惠文始從母子王昱爲拾遺昱戒曰上在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開元初哀次其文章詔張說題篇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祖德威自有傳儀鳳中帝在藩納爲孺人俄爲妃生寧王壽昌代國二公主帝即位爲皇后會帝降號皇嗣復爲妃長壽二年爲戶婢誣與竇德妃

挾蠱道祝詛武后並殺之宮中葬祕莫知景雲元年追謚
肅明皇后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抗父孝謹自有傳后婉淑
尤循禮則帝爲相王納爲孺人即位進德妃生玄宗及金
仙玉真二公主與肅明同追謚並招魂葬東都之南肅明
曰惠陵后曰靖陵立別廟曰儀坤以享云帝崩追稱皇太
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
二十年乃得祔廟初太常加謚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
聖真冠謚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若睿
成以復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昭成又引太穆皇后

湖之生無旣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蠶
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
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徯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
嚴促多又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
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
郡公制刺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
顧李又不可過耳諫罷金僊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
太平公主干政欲引又自附又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
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又明切也
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謚曰貞遺令薄

唐書列傳四十四
四
葬母還鄉里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
頹畢構馬懷素徃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又事兄
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
氏花萼集又所著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
簿護役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之擢
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山川道里并陳
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
龐同善雖非闔將而持軍嚴薛仁貴勇冠軍高備忠果
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忘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

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爲知言累轉吏部
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州
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戶參軍卒曾少
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遴選宮僚以曾
爲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
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
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彊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
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蠱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
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嗣堯舜之
烈也餘閑宴私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

况閱之所司明示群臣哉願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
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
拜徙諫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
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
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
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
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刺
史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
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册既進 睿帝曰昔先天誥命乃
父爲之辭今茲命册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
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
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
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
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
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
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
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炆守南陽賈
贛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
而免死彼孤矢絕倫劔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

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三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

三尉安官助營完滿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僞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白居易學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

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爲彭城令李正
已之叛說刺史李洎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
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
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
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整厓尉爲集賢校理
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
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江
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
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
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

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
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
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居易
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鐔誅求百
計不恤彫瘵所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
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鐔
爭哀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
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
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
璿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闐鄉獄更三赦

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父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北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虜殺史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

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卽墜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忤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疆

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

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戲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會不是誠終然覆亾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上心旣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心銜楸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遣五

唐列傳四十四
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
取其材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
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
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
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
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
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道合下
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
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莫
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

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
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
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
汲久之以太子左左庶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
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李
黨事與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
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弁乃移病還東都
除太子賓客分司踰王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
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候會昌初
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石僕射宣宗

以詩予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
漸剔扶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
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
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交愛東都所居履
道里䟽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
之傳暮節或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
與胡杲吉敗鄭據劉真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
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
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
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

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
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
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謚
有司曰文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
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
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
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
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
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

唐文傳四十四
三
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人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與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權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劔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果最詔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曆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傳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發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茶不任事卽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卽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斤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

唐史補遺四
十三
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
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
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
閎閱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
以居外畏顥讒自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
任耶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
御安福樓以餞頒璽書諭尉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
辟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
說諭其衆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保回繞千
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爲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劍

南西川增驃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
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
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毋拜右補
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
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譏書聞帝
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譜者侍中珪之
遠裔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而敏中以恩
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
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畱守不
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

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沽威肆行謚曰醜

武李賈白列傳第四十四

